

課程：文藝復興史

學生：歷史四 B09103009 許多元

題目：2. 史金納在《義大利文藝復興》第四章頁 145，提到對一己私利的追求，與社會國家公共利益間的衝突，雖然在部份人文主義學者的說法中，可以為這兩者找到共同點（像頁 146 提到的阿爾貝蒂(Alberti)）。請思考討論，公民身份的政治參與，是針對私益還是公利？佛羅倫斯共和體制結合人文主義的內涵，你覺得可以給身在台灣共和體制的我們，那些啟發？討論以上議題，可舉當代台灣社會或其他歷史發展的例子發揮。

（一） 導言

本文希望指出文藝復興對於公共生活的想像與他們的自由觀密切相關，因此著手於探討文藝復興的自由及他們對公民權利義務的思考與今日內涵上之差異，一方面重新檢視將文藝復興視為現代性起源的經典史觀，另一方面，也期待藉不同的自由概念進一步思考當代公民和國家之關係。

在 2020 年與物理學家 Howard Burton 的對談中，政治思想史家 Quentin Skinner 提及他以系譜學方法研究自由和國家等概念的契機，正是文藝復興的道德和政治哲學。Skinner 回顧在 1978 年書寫《現代政治思想的基礎》文藝復興卷時，他意識到文藝復興思考「共和自由」(Republican liberty)、談「公民制」(citizenship)，然而，對於今日以「共和國」主導的世界而言，他們以非常不同的方式認識「自由」和「公民」。¹

而政治思想史另一重要分期是以霍布斯(Thomas Hobbes, 1588-1679)的《利維坦》(Leviathan)為分水嶺，以為其提供了現代政治最重要的單位——主權國家——概念。Skinner 注意到霍布斯寫於英格蘭內戰期間的這部著作試圖對話的，正是佔據強勢地位的「共和自由」，即書寫利維坦國家霍布斯所要做的是跳脫和放棄圍繞「共和自由」思考政治的方式。霍布斯所描繪的利維坦國家在他的當代並不存在，但是如果看到當今世界的政治實際與所生活的國家，就可以了解到我們走的確實是霍布斯的這條路，也因此與文藝復興相當不同的方式來理解自由和公民權。基於此一不連續性的觀察，Skinner 希望以兩種自由理論的競爭來書寫近代早期的政治思想歷史，勝出的是「自由主義的個人自由」(liberal freedom of individual)，是以不受干涉來定義的一種消極的自由。²至於我們沒有走的那一條路 Skinner 稱為“neo-Roman liberty”則包含了文藝復興的「共和自由」，而理解“neo-Roman liberty”定義最簡明的說法是「人唯有生活在自由的國家才有可能自由」。³

¹ Howard Burton and Quentin Skinner, *Quest for Freedom: A Conversation with Quentin Skinner*. (Open Agenda Publishing, Inc., 2020), pp. 4-7.

² 認為個人自由和自主的價值高於一切。

³ Quentin Skinner, *Hobbes and Republican Liber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ix-

Benjamin Constant (1767-1830) 於 1819 年的一篇名為〈古代人的自由對比於現代人的自由〉的講演中（*The Liberty of the Ancients Compared to the Liberty of the Moderns*）展開了與 Skinner 非常接近的討論。Constant 提出了個體的、商業的和私人的「現代人的自由」對比集體的、軍事的和公共的「古代人的自由」，若我們大致把文藝復興的共和自由與 Constant 所指的「古代人的自由」等同來看，Constant 提供了相當特別、值得思考的論點。其中之一是 Constant 將他所目睹的法國大革命理解為在「現代國家」試圖復興「古代人的自由」，他一方面承認「古代人的自由」有著致命的吸引力，然而，在他所生活的現代國家法國是行不通的。所以我們看到大革命期間完全失去所有自由的恐怖、極權統治，羅伯斯比的美德共和國即為最顯著的例子。⁴

（二） 中世紀義大利城市共和國：復興共和自由之理想

在《現代政治思想的基礎：文藝復興卷》中的第四章〈佛羅倫斯文藝復興〉，Skinner 帶我們從第一部分「文藝復興的起源」進入到第二部分「義大利文藝復興」，以十五世紀佛羅倫斯人文主義學者為主角，Skinner 試圖解釋的是：有大量論述和實際政治公共參與為證的——這一世代對於政治和道德議題之熱切關注。⁵

關於此歷史觀察，Hans Baron 提供了一經典的理論，Baron 在十五世紀佛羅倫斯看到的是一新生的「城市人文主義」（或公民人文主義，civic humanism），他的解釋是：十四世紀「佩托拉克人文主義」（Petrarchan humanism）因為與米蘭的軍事衝突而在十五世紀有了革命性的轉變——成為以佛羅倫斯共和自由為核心、重視公民政治參與的一接近政治意識型態的新哲學——「城市人文主義」。⁶ Baron 的論據和理路最重要的來源是 Leonardo Bruni（1369-1444）於米蘭公爵 Gian Galeazzo Visconti (1351-1402) 死後的 1403 到 1404 年間所寫下的《頌詞》（*Laudatio Florentinae Urbis*）。⁷ 上述“Baron Thesis”的問題是受困於「文藝復興是現代性的起源」的意識，

xvi

⁴ David Runciman, *Confronting Leviathan: A History of Ideas* (London: Profile Books Ltd, 2021), pp. 53-74

⁵⁵ 昆丁·史金納 (Quentin Skinner) 著，奚瑞森、亞方譯，《現代政治思想的基礎：卷一文藝復興》（臺北縣新店市：左岸文化出版，遠足文化發行，2004）由於部分使用篇章沒有取得中譯本，所以以下頁碼統一標示原文本的頁碼。

Quentin Skinner, *The Foundation of Modern Political Thought. Vol. 1: Renaissanc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8), pp. 69-112.

⁶ Hamish Scott (ed.), *The Oxford Handbook of Early Modern European History, 1350-1750: Volume II: Cultures and Power* (Oxford: Oxford Academic 2015), pp. 5-8, 16-18.

⁷ 英譯為 *Eulogy*，是 Bruni 仿 Aelius Aristides（117-181）稱頌雅典的講詞
Cary Nederman, "Civic Humanism", *The Stanford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 (Spring 2024 Edition),
Edward N. Zalta & Uri Nodelman (eds.),
URL = <<https://plato.stanford.edu/archives/spr2024/entries/humanism-civic/>>.

因此過度強調十五世紀佛羅倫斯的創造性和獨特性，以致於將其與中世紀區隔開來。⁸理解十五世紀的佛羅倫斯共和國不能脫離的歷史脈絡，是自十一世紀末發展的義大利 *commune* 政治。

11 世紀末自義大利北部城市興起的 *commune*，可以視為神聖羅馬帝國的地方自治政府，而中世紀晚期 *commune* 之組織化、制度化，以在名義和法理上由神聖羅馬帝國管轄、擁有獨立之實質的自治城邦「城市共和國」(*city states, city republic*) 改變了義大利半島的政治地貌。⁹義大利城市 *commune* 發展最初回應的是非常實際的問題，夾於神聖羅馬帝國和教宗國兩大超國家組織之間，他們需要市政府基於地方利益、公正且有效率的治理。與此同時，Skinner 指出，*commune* 政體從一開始就意識到他們要面對的政治現實是世襲君主制主宰的世界，有聖奧古斯丁世界觀和政治神學支持。所以作為中古歐洲與眾不同的存在，為了正當性問題，我們可以看到 *commune* 持續地在尋求一套擁護共和公民制的意識形態。他們看向的是羅馬法、羅馬共和晚期的 Sallust (86-34 B.C.) 和西塞羅 (Cicero, 106-43 B.C.)，然後是 William of Moerbeke (1215-1286) 翻譯的亞里斯多德《政治學》(*Politics*)。¹⁰Skinner 於是帶我們看到城市共和國道德政治思想的起點，是羅馬法所定義受法律約束和保護的市民，也就區分了奴隸和自由的市民兩個人群。而在 Sallust 和西塞羅兩位羅馬共和時期斯多葛哲學家，他們找到積極奉獻的公共社會生活的依據。然後，在亞里斯多德那裡得到人擁有「政治性」的主張。¹¹因此，Skinner 以為 Baron 所謂十五世紀佛羅倫斯城市人文主義，其實可以在中世紀義大利城市的共和主義復興中找到根源。簡要這些前人文主義者 (*pre-humanist*) 的政治思考，於市政治理和市民的關係上，這些城市共和國共享的看法，首先是反對帝國、世襲君主和貴族，他們要的是選舉產生、有任期限制並領薪水的執政。就 *Regnum Italicum* 而言，他們相信最好的政治體制是共和，因為民選政府依法行政的共和政治，是城市復興、走向偉大 (*greatness*) 的必要條件。最後，他們給予積極的公共政治生活正面的評價。值得注意的是城市共和國格外關注個人利益凌駕城市公共利益的問題，表現在他們大量、涉及面向廣泛的立法和為了防弊的頻繁選舉。¹²

在認識中世紀義大利城市共和國政治復古之基礎上，我們可以前進一步看到佛羅倫斯「城市人文主義」的人文主義部分。

⁸ 問題在於他預設了學者、學究型的佩脫拉克人文主義，拉開了人文學者和政治社會的距離。

⁹ Skinner, *Foundations*, pp. 3-22.

Peter Linehan (ed.), *The Medieval World*.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8), pp. 530-549.

¹⁰ Quentin Skinner, "The Rediscovery of Republican Values", Chapter. In *Visions of Politics: Renaissance Virtu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pp. 10-38.

William of Moerbeke 的亞里斯多德《政治學》拉丁文譯本於 1250 年代在義大利半島流通。

¹¹ Skinner, *Visions of Politics*, pp. 28-30.

¹² Skinner, *Foundations*, pp. 50-53.

（三） 佛羅倫斯人文學者：從沈潛（otium）轉入公眾生活（negotium）

我們認識到中世紀共和主義論述和繁瑣哲學使用古典古代文本的情況，那麼從前人文主義者和繁瑣哲學家到佩托拉克和他的追隨者到底是跨出了哪一步呢？這幾個人群之間重疊如何？十五世紀佛羅倫斯文藝復興表現在文化學術與政治緊密結合的「成功」又應該如何理解？新時代文化運動的發起者佩托拉克（Francesco Petrarca, 1304-1374）依然是中世紀義大利自治市政的產物，教育和職業圍繞文法、修辭學和法學。然而，在十四世紀的佛羅倫斯，佩托拉克得益於更多古籍發現所帶給他的新時代感，開始呼籲回到古典古代作者所屬的歷史脈絡來讀他們的作品。不再時代錯置地任意取用古代，當佩托拉克回到羅馬共和來認識西塞羅的文本，他為修辭學找到更深一層的教育意義，並讓人可以追求可能達到的西塞羅「美德」成為新的人生理想。而伴隨古代美德復興、以修辭學為中心的人文主義教育，不只以敏銳的歷史意識構築古典古代和他們的當代之適當關係，更將在十五世紀的佛羅倫斯將知識和生活、個人和公共聯繫起來。¹³

Skinner 提醒我們佛羅倫斯人文主義者介入的既存脈絡，還有聖奧古斯丁世界觀和繁瑣哲學，其中關於沈潛（otium）和公眾生活（negotium）的議題尤其值得注意。聖奧古斯丁的《上帝之城》（City of God）是提供中世紀修道院沉思默想生活正當性的關鍵文本，聖奧古斯丁的論點是聖徒的生活不是社會生活，他否定羅馬共和存在真正的正義，並認為人的社會性在現世最終也只會走向不正義的帝國，所以完全的至善只在上帝之城。¹⁴在對繁瑣哲學與政治社會疏離的批評中，取修辭學與人群對話和溝通之期待，佛羅倫斯人文學者進一步地肯定 negotium 生活的正當性、思考城市公民與共和國的關係。¹⁵十五世紀佛羅倫斯對於城市、社會和政治生活之積極肯定，除了在世之交 Pier Paolo Vergerio the Elder（1370-1444）寫信反駁佩托拉克隊老年期待政治參與的西塞羅之批評，還有最具指標性的，比如作為最好的人文學者也是政治領導人物 Salutati 和 Bruni。¹⁶我們看到文藝復興人文主義的思考，是個人養成可以貢獻於共和國，而書坊的生活可以與城市的生活平衡。

（四） 馬基維利的共和國困境：維繫共和自由是一件辛苦困難的事

如果說十五世紀佛羅倫斯人文學者是樂觀主義的代表，那麼到了十六世紀初以《君王論》諷刺西塞羅美德政治的馬基維利（Niccolò Machiavelli, 1469-1527）則代表了下一代佛羅倫斯人文學者的悲觀。馬基維利對人性和歷史

¹³ Skinner, *Foundations*, pp. 84-94

¹⁴ Patrick J. Geary. *The Myth of Nations. The medieval Origins of Europe*.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2), pp. 2.1-2.20.

¹⁵ Skinner, *Foundations*, pp. 108-109.

¹⁶ Skinner, *Foundations*, pp. 102-113.

的看法一定程度上呼應了十五世紀末佛羅倫斯政治社會環境的變動。另一方面，在馬基維利耗時更久、更龐大的政治論述《論李維》（*Discourses on Livy*）中，我們既可以看到他的創造性和哲學性，也可以看到他以更系統、更具分析性的文字，參與和承繼了城市共和國的羅馬共和復興當中。¹⁷以下將以《論李維》的共和國困境理論作為切入點來檢視馬基維利的復古和城市人文學。

馬基維利在《論李維》的核心關懷是城市如何偉大和城市國家如何持久。關於城市如何達到偉大，馬基維利的論點是典型的共和自由理論，即唯有自由的城市才有可能發展、茁壯然後走向偉大，而他指自由城市就是自治的共和國。我們看到馬基維利著共享共和自由的理想，儘管如此，關於這個理想的完全實現，馬基維利絕不如十五世紀佛羅倫斯人文學者樂觀。受到他的從政經驗影響亦是試圖理解所身處的政治變局，馬基維利的做法是回到古籍，特別是羅馬共和興衰的歷史。¹⁸

馬基維利從李維羅馬史得出的觀察是：是 *fortuna* 和 *virtù* 決定共和國以及在共和國當中的自由之存續與否。他的理路是一個共和國興起所需要的第一個 *fortuna* 是具有 *virtù* 的創立者。創立者的 *virtù* 最重要的是能夠透過個人的影響力、好的教育以及立法來推廣城市公民的美德，並能夠透過制度設計和有益的宗教機構來為維持共和國草創之際公共美德。如同十五世紀人文學者 *Bruni* 強調佛羅倫斯是在羅馬共和時期由蘇拉所建立，馬基維利對共和國創立者的重視可以與之相應。然而，在於維繫共和國美德的制度設計，馬基維利則以與 *Bruni* 對衝突非常不同的認識，建構他的論點並表達他的憂慮。與 *Bruni* 不同，馬基維利沒有著力於宣傳共和國整體的團結一致，他認為任何社群都必定存在兩種人群，或富人和窮人、或少數人和多數人，因此，明智的創立者要做的是承認不同人群有不同利益，並設計混合政體（*mixed constitution*）。混合政體的論點是基於馬基維利對羅馬共和的理解，他認為羅馬共和的長久正在於其制度設計，使得貴族和平民在政府中皆有代表。馬基維利相信人群間的利益衝突可以因為混合政體的設置而轉化，能促成好的立法有益於共和國健康和平衡。¹⁹至於憂慮的部分，馬基維利很清楚混合政體需要平衡，而平衡維持不易，因此，馬基維利的共和國在他的循環史觀下，自創立的當下，其腐敗的過程就已經開始，也就是市民得到自由而城市得以發展興盛的時刻，即陷入抵抗腐敗的困境當中。共和國因為由擁有美德的市民組成，所以注定茁壯而偉大，也將表現在金錢和權力的增加，並帶出可能將個人利益凌駕於公共利益的有力量者。馬基維利於是帶我們看到

¹⁷ Quentin Skinner, 'Machiavelli's Discorsi and the Pre-humanist Origins of Republican Ideas' in *Machiavelli and Republicanism*, ed. Gisela Bock, Quentin Skinner and Maurizio Viroli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pp. 121-141

¹⁸ Robertson, pp. 683-692 Robertson 在此章對於古典古代、近代早期歐洲的共和國論述有簡明的討論，馬基維利尤其清楚。

¹⁹ Peter Bondanella and Mark Musa, eds. *The Portable Machiavelli*. (New York: Penguin Books, 1979), pp. 33-37

腐敗如何容易，而維持市民整體的公共美德又是如何的困難。簡而言之，馬基維利對於共和國困境的整體解釋是市民公共精神的喪失，而脆弱的共和國只要市民對公共事務懶惰、對政治漠不關心就可能崩解，而市民也將失去自由。²⁰我們看到的是共和國因為市民的公共美德而成立，並保障了市民的自由，也是這個自由讓市民自由發展野心、這個秩序讓人們累積財富充實個人生活，然後一點一點打破公共和個人的平衡、侵蝕共和國初創時的集體性

（五） 古代人的自由理想和現代人的自由理想：我們想要的自由生活與政治

基於以上討論，我們指出文藝復興的自由與自由的現代性認識有著相當的距離，今日我們常將公民參與的權利（**right**）視為我們擁有自由的表現，然而，文藝復興人文學者談自由很少使用權利的語言，他們強調想要保有自由就必須積極參與公共生活，因為積極的公民參與才得以維繫共和國，而共和國的穩定自由其公民才能自由，所以有更多奉獻和犧牲的語言，或者可以說集體的自由先於個人的自由。

Constant 對於古代人的自由和現代人的自由之論點其實還有後半部分。**Constant** 認為對於現代政治的威脅不只有古代人的自由之捲土重來，另一個值得注意得是當現代人耽溺於自由主義的個人自由，因為懶惰或是漠不關心而留在私領域、不再關心公共事務、參與政治。因此，「古代人的自由」或文藝復興的自由定義依然需要我們關注的是自由不只是消極的自由，自由的本質有一部分需要我們做出積極行動，要保護個人的自由最好的方式是將古代人的自由觀中對於公民責任義務的重視留在心中。²¹

文藝復興人文學者的這些主張、教育理念在今日看來絕非理所當然，正因為如此，他們提供了當代另一種思考的方向。當代人直觀的理解中，人文藝術花的錢遠比對經濟的貢獻要多得多，然而，文藝復興人文學者的理路是城市或國家的發展和繁榮的前提是共和國體制和共和自由，而維繫共和國最重要的做法是城市公民的 **civic virtue**，在他們看來，培養 **civic virtue** 所需的正是人文主義教育。這一長串的推理讓我們看到的是人文學者的方案並不直觀、簡單，他們的主張並非快速可以理解，放慢腳步之餘，更需要我們將目光放得長遠一些。我們需要好的政治和社會，才能過上好的生活。**Bruni** 的文字或許非常理想化，但是他致力於對話、傳遞給他的讀者的是一種人文教育，因為他以為城市公民需要知道的是給予他們現有的生活、給予個人自由發展的空間的是佛羅倫斯共和體制。在 **Bruni** 的當下，談共和國的種種美好的同時，也提醒城市公民如此體制值得也需要他們奉獻能力來維護。

²⁰ Quentin Skinner, *Machiavelli: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chapter 3.

²¹ David Runciman, *Confronting Leviathan: A History of Ideas* (London: Profile Books Ltd, 2021), pp. 53-74

（六） 參考書目

- Howard Burton and Quentin Skinner, *Quest for Freedom: A Conversation with Quentin Skinner*. (Open Agenda Publishing, Inc., 2020)
- Quentin Skinner, *Visions of Politics*. Vol. 2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 Quentin Skinner, *Machiavelli: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 Quentin Skinner, *The Foundation of Modern Political Thought. Vol. 1: Renaissanc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8)
- Merry Wiesner-Hanks ed., *Early Modern Europe 1450-1789*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3)
- Ritchie Robertson, *The Enlightenment: The Pursuit of Happiness 1680-1790*, (New York: Harper, 2021)
- David Runciman, *Confronting Leviathan: A History of Ideas* (London: Profile Books Ltd, 2021)
- Virginia Sapiro, *A Vindication of Political Virtue: The Political Theory of Mary Wollstonecraft*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2)
- Hamish Scott (ed.), *The Oxford Handbook of Early Modern European History, 1350-1750: Volume II: Cultures and Power* (Oxford: Oxford Academic 2015)
- Merry Wiesner-Hanks ed., *Early Modern Europe 1450-1789*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3)
- 昆丁·史金納 (Quentin Skinner) 著，奚瑞森、亞方譯，《現代政治思想的基礎：卷一文藝復興》（臺北縣新店市：左岸文化出版，遠足文化發行，2004）